



作为国家应急管理领域专家库成员之一,宣传和普及公共安全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又能在灾害面前准确应对,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近日,我就组织了部分中小学生在青浦东方绿舟的上海市公共安全教育实训基地实地体验了一回。

公共安全教育 重在知行合一

殷骏

基地总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涵盖地震灾害、气象灾害、消防安全、防空安全、轨道交通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日常生活安全、紧急救护八个安全教育主题,包含13个主题实训馆,5个综合演练馆,1个多媒体动漫训练馆,1个4D模拟体验馆,1个智能管理实训馆等21个场馆。

这里有几个特色体验馆。第一个便是地震灾害馆。我曾经多次亲身经历过不同级别地震的场景,尤其是2011年的里氏九级东日本大地震。而在上海长大的同学们大多没有体验过地震到来时的感受。体验馆里,当我们还在一间模拟的居家环境中谈笑风生时,突然桌子开始晃了,电视屏幕出现了雪花,然后灯全灭了,人开始站不稳了,有的人躲到了桌子底下,有的人藏在了墙角,有的人下意识地把头抱住,防止天花板塌落或是灯具坠落砸到自己……一阵惊悚叫声中,突然一切恢复了平静。虽然只是虚惊一

场,但是在得知自己经历的只是5级地震的震幅,联想到自己如果置身汶川地震或是唐山大地震,该是多么可怕,也很可能是命悬一线的。

第二个学习点是紧急救护馆。在以前的学习中,虽然同学们大都在各种场合以不同方式学习过心肺复苏的方式方法,但是在这个体验馆,由于假人道具和屏幕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按压力度够不够、频率是否合适、患者是否被救活等都能在屏幕上一目了然。这对于同学们准确理解、掌握这一重要的急救方式提供了很直观的解决方案。接着,大家又学习了如何使用AED机器,有的同学手忙脚乱,不是忘了提前打开电源就是把贴片随意地贴在病患胸口,最后自己急得满头大汗,而患者可能已经奄奄一息。通过实践操作,同学们第一次真切了解到对一个患者实施急救不是简单按压几下就行的,不仅需要持久的体力,更需要掌握专业的动作和要领,同学们这下对医生抢救时的争分夺秒才有了一点实实在在的体会。然后,有学生又很有职业敏感度地向



边看边聊

我问道:“如果我在按压的时候把对方的肋骨压断了怎么办?如果最终我没把对方救活,我会承担什么风险?”我告诉同学们,现在已经有了“好人法”,这些问题都不用再过于担心了,我们学习法律就是为了要捍卫法律的公正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当然我们也不会让“碰瓷”的人再横行霸道。

接着,我又带领学生体验了在轨道交通里如何使用灭火器、如何紧急开启车门、如何疏散逃生等其他场景。通过这次在上海市公共安全实训基地多个场馆的实训,同学们掌握了如何“识险、避险、自救、互救”的知识和技能,达到了“真学、真练、真懂、真会”的目标,对于强化学生安全意识,提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同学们也体验得津津有味,感触颇深,大家都把自己的体验感受和照片放在了朋友圈传播。

上海市公共安全实训基地运用实践训练,促进“知行合一”,用安全教育呵护生命成长,让学生在自救、互救中体验人文关怀,和衷共济,团结互助,战胜灾难。希望更多的学生、市民都能去学习实训,从而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我们这个城市筑牢生命安全保护屏障的一分子。

近日,四川北路商业街新的网红打卡地“今潮8弄”好评如潮、声誉鹊起,媒体报道连篇累牍,坊间亦口口相传、近悦远来。然而,对于“今潮8弄”的解读却莫衷一是,有说:“曾经的8条老弄堂,还原为今天的8条弄堂”;有说:“今天的潮流,尽在8条弄堂里”;还有说:“‘今潮8弄’即‘今朝白弄’”。闻此,我不禁陡生好奇,于是想起了老朋友——曾经操刀瑞虹新城、思南公馆、大宁绿地等著名楼盘——“今潮8弄”的开发商、崇邦集团总裁郑秉泽先生。

一个暖暖冬日的下午,我与郑先生相约一叙,一探“今潮8弄”究竟。

“今潮8弄”展示厅的正中置放着一枚硕大的灯泡,灯泡内发光的红色LED明亮热烈,透出一种令人喜悦的生机。灯泡的底座上镌刻着“1879年(清光绪5年)中国第一盏电灯泡在虹口亮起。今

天,我们传承过去,开拓未来,同心协力,继续为虹口为上海增光添彩。”郑先生说,这是开发“今潮8弄”的愿景。郑先生如数家珍地介绍起“今潮8弄”:2018年他以70亿人民币巨资拍下了这块土地,规划建成后的项目总面积30万平方米,由“今潮8弄”、购物中心、商务办公组成,而重彩浓墨的是“今潮8弄”。这里将是历史赓续、文化精髓、中外艺术的新空间。

从展示厅出来,我们进入“今潮8弄”。袁虹园、颍川寄庐等8幢修旧如旧的老建筑,展示出岁月沧桑、年代久远、厚实凝重、中西合璧的风采。郑先生指着建筑,不无自豪地说:“这里的建筑美无与伦比,而这里发生的故事更是历史的辉煌。”孙中山先生曾三次莅临袁虹园……

“今潮8弄”内的公益坊同样历史悠久,文化沉淀厚重。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这里出入大量“左翼”和“新感觉派”文艺青年。这两种具有代表性和海派特色的文化活动,在以公益坊为空间的载体里蓬勃发展。著名的南强书局、水沫书店、辛垦书店都曾在此开设过。公益坊还是中国的红色出版阵地,左联《前哨》杂志发行所、华东书局等文化场所均设于此,左翼作家鲁迅、冯雪峰、陈庚、廖沫沙、冯铿等曾在里活动。这里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一个活动点。

正缘于此,修复后的8幢老建筑由崇邦集团无偿捐赠给政府有关部门,分别用作上海美术馆和虹口历史文化展示馆,让其不失历史文化的精髓又注入“文艺今潮”的新风气。“在‘今潮8弄’,我们还让其成为中外艺术家创作创新的新天地。”郑先生对此信心满满。在这里,可以奇遇日本顶尖雕塑家与装置艺术家宫岛达男、北京艺术家和策展人秦思源、英国艺术家朱利安·奥培、意大利艺术家安东·西比克等。他们的艺术作品或名扬业界,或经典绝伦,或意趣奇特,深受欢迎。在“今潮8弄”的一条弄底墙壁上,看到一个由意大利艺术家安东·西

比克创作的“大象喷泉”,灵动清新的画面,让人耳目一新。艺术家通过描绘大象这一生动形象,以欢乐和诗意的手法诠释主题,向古老的传说致敬,以歌颂水资源的宝贵。此外,北京艺术家秦思源的作品“暖”、英国艺术家朱利安·奥培的作品“耳机”等恰到好处地展示在这里的公共空间里,氤氲的艺术气息让人陶醉。在曾经享誉上海的现场音乐吧“ARK”,我们遇到了老板兼创意人小朱。他告诉我,他曾去日本留学和创业,小有成就后回到上海,在新天地开设了现场音乐吧——中国第一家现场音乐吧。后来“ARK”成为上海乃至中国现场音乐吧的风向标,一度成为上海流行音乐人才的汇集地,一些原创音乐人曾以登上“ARK”舞台为骄傲。这次追随郑先生到“今潮8弄”再续现场音乐吧的情缘。

那天正在彩排一出名为“小杰克”的小型音乐剧,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加4人乐队的形式,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演员和观众近在咫尺,观众和演员与故事情节十分自然地融为一体,沉浸式体验和场景式消费颇受年轻人的欢迎。这种演艺新空间,完美地传递了“生活就是舞台,舞台就是生活”的理念。小朱非常自信地对我说:“我要创意的唯我独有、与众不同的文艺样式,力求经久不衰、常演常新,使‘ARK’成为‘今潮8弄’文艺新潮的标志,文化消费的打卡地。”

从“今潮8弄”出来,只见西下的夕阳依然火红,夕阳下的“今朝8弄”熠熠生辉,仍在弄里的游人,个个神情愉悦。我不禁感慨,无论哪个年代,人与土地,人与建筑,人与文艺间都有不可分割的情感维系,都可以让人回味无穷的故事,寻找美的回忆,享受美的潮流。挥别之际,我对“今潮8弄”赞扬有加。而郑先生则淡然一笑说:“现在仅是暖场,属初潮乍起,到高潮迭起时,敬请再来!”

潮起「今潮8弄」

薛全荣

前些日子,我接连收看荧屏播出的电影《太平号彼岸》和电视纪录片《江亚轮纪实》这两部影视作品,它们分别讲述了上海解放前夕发生的两起震惊世界的真实海难。家父李佐华原本已买了此次“江亚轮”的船票,后因发生阴差阳错的琐事,竟奇迹般逃过此劫。

父亲中学时代,就读光华中学(现京西中学)。这是一所比较重视体育和文艺的男中。因与同桌的王福龄(歌曲《我的中国心》《南屏晚钟》《今宵多珍重》的作者)情趣相投,两人不仅在校一同打篮球、演话剧、参加各种兴趣小组,课外,还一起看电影、听评弹、参加京剧票友社,几乎形影不离。王福龄的父亲王梦萍是西海电影院的老板,同时又是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大股东。他发现儿子的音乐天赋后,便请来当时“时代曲”的代表人物陈歌辛,上门教授钢琴演奏、顺便教作曲技法,每周一次、雷打不动。父亲也喜欢音乐,故每次王福龄上钢琴课,总在场旁听偷学。说来也巧,那时我母亲陈秀英在一所教会女中上学,课余也在校初学钢琴。母亲与王福龄的胞弟王福成是小学同学,两家又是邻居,便不失时机地准时到王家“作客”蹭学。就这样,父亲和母亲在王家不期而遇,相识相熟了。

在不断的交往中,母亲慢慢了解到父亲的身世和处境,深感同情。于是,她就向外婆讲明情况,并建议把家中空余的房间腾一间给父亲暂住。暂住母亲家的那段日子,是父亲独自在上海最幸福时光。从此不仅每顿有热饭热菜,而且是可口的家乡风味。父亲把每天往返学校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全用于学习和发展兴趣爱好上,学习成绩随即令人刮目相看,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那时每年的寒暑假,父亲都要去宁波探望外婆,顺便带许多当地的土特产送给未来的丈母娘。1948年12月初,为了参加我太太外婆的六十大寿。父亲向学校请假并买了去宁波的大轮船“江亚轮”的船票。

父亲专门购买了一大块绸缎和匹配的辅料,请附近一个叫“小宁波”的裁缝,套制两件夹袍。一件是给我太太外婆做寿用的,另一件是孝顺我外婆的。由于时间紧迫,父亲专门叮嘱“小宁波”,为赶船期,请他先缝制送宁波那件。

12月3日晨,父亲兴冲冲地去取绸袍。谁知,“小宁波”拿出来的袍子竟是我外婆缝制的。而送宁波的袍子还未动工。父亲哭笑不得,寿袍未落实,无奈宁波之行只能延期,旋即去十六铺码头退票,同时又改买下一个航班。当晚7点左右,“江亚轮”超载3倍多旅客,在横沙岛附近触礁爆炸沉没,旅客大多身亡。

翌日清晨,父亲在收听广播新闻中得知:“江亚轮”沉没。在有心余悸的同时,庆幸自己如有天助般与死神擦肩而过。从此,父亲更珍惜生命,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逃过劫难

李定国

三座花园有三棵名贵的古树。当然,不是三座花园只有这三棵古树,而是因为这三棵名贵的古树,特地建造了三座花园。

前些日子到金山石化厂探访朋友,回程路上想去有意思的地方走走,拿出地图发现:亭林镇有座古松园,号称“江南第一松”的铁崖松正在此处。

驱车前去观赏,果不其然。这是一棵有650年历史的古罗汉松,树高10米,树干只剩三分之一皮层,但枝杈与冠叶依然郁郁葱葱,亭亭如盖。古树形状更别具一格,粗看像翩然而动的舞者,细观又似大鹏鸟展翅欲飞。

“亭林东市,同善堂内有古松,大数围。”这是华亭县志记载。相传为元代文学家杨维禛(号“铁崖”)手植,所以又称“铁崖松”。为保护这棵古松,1987年市园林局、县及镇人民政府,花了三年时间,专门为罗汉松建了一座袖珍式的小花园——古松园。还在园内新辟松芳草堂、望松亭等仿古建筑。用钢管支撑古松倾斜的树干,用假山石烘托环境,使原本单调的古松犹如斜倚山岗,与周边亭堂相映成趣,古风古韵宛若天成,更显古树伟岸雄奇。

坐在望松亭的长椅上想象着650年里的沧海桑田。有这座小花园真好,它保护了古松,留下了历史,温暖着岁月,让人在微风拂拂满目青绿中回味乡愁。

游过古松园,对于一座花园一棵古树的“情景模式”,我兴趣倍增。上网一查:上海郊外还真有多个这样的好去处!

闵行区临沧路古藤园内的古紫藤,已有470余年历史。明嘉靖年间文人董

宜阳闲居于此,在此手植紫藤。若干年后,紫藤繁茂,攀援如华盖,其处渐成市廛,附近村落也由此得名马桥紫藤镇,名称一直延续至上世纪末。相传乾隆皇帝游历江南时,途经小镇休息,将马拴于藤上,古紫藤于是又叫“拴马藤”。

如今的古藤园是1999年形成规模的,占地八百。只见古藤虬枝横空,柔枝纷披,悬架倒挂,宛如一张巨大的绿色绒毯飞天而下,掩映了足足半个园子。一旁墙面镶嵌着“宜阳古藤”石刻匾牌,介绍了古紫藤的由来。匾牌

背墙是乾隆拴马故事浮雕,以及清代诗人黄家银、李捷,明代大家董其昌为此藤题画作诗的碑文,让人顿生思古之幽情。

目前上海1566棵古树名木中树龄最长,编为0001号的“沪上第一树”,是嘉定区安亭镇的一棵古银杏,树龄达1200年,种植于唐朝德宗时期。经过多次改建和扩建,今天我们所见为保护这株古树特地形成的银杏园,已经成了一个占地30余亩,拥有椿树、榉树等20多种树木,并借助水体穿景托物,景点之间曲线相接的小型公园了。

每到深秋时节,千万片金黄色银杏叶随风飘落,在千年古树下铺成神奇的地毯,那种醉人的美,无与伦比。1983年4月,周谷城先生曾在此棵古银杏树下感叹万千,赋诗一首:“六朝文物越千年,古寺禅林尽荡然。银杏一株今尚在,从知润物有渊源。”一棵古树一花园。古树是我们的历史与记忆,我们的根。今天,她不仅要成长在花园里,还应留存于我们内心中。因为,这里有岁月的绿水青山。

三座花园三棵树

顾定海



去年入秋游桂北,心心念念龙脊梯田(“九龙五虎”、“七星伴月”)皆为龙脊梯田景观)哪天开镰?导游说:“据确切消息,今年10月24日开镰,今天是27日,水稻收割完毕。”背着两台相机,携带广角、长焦的我,失望至极。绕山绕水绕到龙脊平安寨,金翻稻浪不见,斑斓色块无存。但是,天意敲吾心。抬望眼,美哉,梯田!壮哉,龙脊!

龙脊不似他处梯田,水稻收割后当场脱粒,而是将割下的稻禾摊在田埂上晾晒数日,再抬着脱粒机到田头脱粒。赶巧不

赶早,此刻正是稻禾晾晒时。登高望远,但见远近高低天地苍茫,排列规整的稻禾像给梯田镶上了金边,万千线条“飘若游云,矫若惊龙”,惹得我呼吸急促,不能自己,惟快门咔嚓。

再小也是自家田

潘修范

龙脊山高坡陡,梯田大都沿等高线伸展成狭长田块,宽度仅容两三行禾苗。条条梯田若锦带缠腰,当地人叫“带子丘”。导游讲了个笑话:一个雇工为田主锄苗,说好共有208块田,干了一天,

数来数去还剩一块找不齐,只得收工,拿起放地上的斗笠,发现斗笠下盖着一块田,种有两兜(丛)禾,由此便叫“斗笠田”。

因为梯田高、陡、窄,牛在田中无法回转身,还会践踏田埂,踩坏梯田,龙脊人便人力耕地:夫妻或兄弟两人,一个在前拉犁,一个在后扶犁,泥水里翻浆耕田。他们把这叫做“耦耕”。我查了字典,古人也称“耦耕”。百年传承,令人动容。

我没能拍到开春的“耦耕”,拍到的是秋天的丰收,还听到照片上那位迷彩服大哥的话:再小也是自家的田。对的,你也都是。

摄影